

现代化 MODERNIZATION
个体化 INDIVIDUALIZATION
空壳化 VACANCIZATION

一个当代中国西北村庄的社会变迁

Contemporary Social Change in a Northwest China Village

解彩霞◎著

海外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化 MODERNIZATION

个体化 INDIVIDUALIZATION

空壳化 VACANCIZATION

一个当代中国西北村庄的社会变迁

Contemporary Social Change in a Northwest China Village

解彩霞◎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化·个体化·空壳化：一个当代中国西北村庄的社会变迁 /
解彩霞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1

ISBN 978 - 7 - 5203 - 1257 - 8

I. ①现… II. ①解… III. ①农村—社会变迁—研究—中国—
现代 IV. ①C912. 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053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吴丽平
责任编辑 刘 芳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78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青海省行政学院、青海省社会主义学院出版资助项目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老乡亲！



北堡子村全景图



倒塌的院落



基本农田保护区



等待已久的村庄公路动工



聊天的村民



打工的妇女们



老年妇女的新手工：门帘



进行农业劳动的妇女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基本方面	(1)
一 研究缘起和意义	(1)
二 研究地点和研究方法	(5)
第二节 农村现代化、中国社会个体化及村庄空壳化研究	(13)
一 家庭联产承包以来中国农村现代化诸模式	(13)
二 中国社会个体化研究	(21)
三 村庄空壳化研究	(27)
四 文献启示	(30)
第二章 理论基础、研究视角和研究架构	(32)
第一节 个体化理论和研究的适用性	(32)
一 个体化理论脉络	(32)
二 个体化理论的适用性和本研究的个体化理论	(46)
第二节 制度—生活视角及其应用	(54)
一 两层结构社会的形成	(54)
二 “制度—生活”视角的应用	(57)
第三节 研究架构	(57)
一 研究思路	(57)
二 篇章结构	(58)
第三章 人口外流及去向:农民造县城	(61)
第一节 农民流动的制度设置	(63)

一	农民流动的宏观制度设置	(63)
二	三份合同和土地价值变迁	(67)
三	小城镇建设与教育资源调整	(75)
第二节	农民的身体和社会流动	(77)
一	非农职业带动的流动：“逆序脱嵌”的人口流动	(78)
二	非农“自雇者”：个体带动的家庭外流	(84)
三	农民工流动：大规模的人口外流	(88)
四	老年人的流动：子女带动的流动	(103)
第三节	本章小结	(105)
第四章	依赖市场的生计和个体消费的兴起	(107)
第一节	消费政策和消费社会的形成	(107)
第二节	依赖市场的生计	(114)
一	生活对市场的依赖	(116)
二	生产对市场的依赖	(119)
三	收入对市场的依赖和不确定性	(121)
第三节	消费观念的转变和个体消费的兴起	(123)
一	老年人的消费观念：压缩性消费	(124)
二	中年人的消费观念：节俭办大事	(127)
三	青年人的消费观念：钱就是用来花的	(130)
四	未成年人的消费和观念：没钱花是没本事	(132)
五	生产、分配和消费单位的变化：个体消费的兴起	(134)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35)
第五章	婚姻圈和家庭模式：家庭内部不平衡的个体化	(137)
第一节	传统婚姻圈及其性别分化	(138)
一	传统“梯度婚姻圈”	(139)
二	性别与婚姻圈变迁	(144)
三	新门当户对及其实质	(152)
四	个体化择偶策略	(153)
第二节	多元家庭模式	(157)

一	分家和不分家模式	(157)
二	多种家庭模式	(164)
三	父权制的衰落和个体家庭的形成	(168)
第三节	本章小结	(171)
第六章	传统的变迁:走出祖荫庇护	(172)
第一节	何为传统	(172)
一	关于传统的界定	(172)
二	作为国家控制手段的传统	(173)
三	作为传统载体的仪式	(175)
第二节	变迁的仪式	(177)
一	三种不同类型的婚礼	(177)
二	变迁的丧礼	(183)
第三节	变迁的节日	(188)
一	春节的变迁	(188)
二	清明节和鬼节的变迁	(193)
三	端午节和中秋节的变迁	(193)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95)
第七章	空壳村与挂钉共同体的形成	(198)
第一节	院落的空置与心理“空心化”和村庄认同弱化	(198)
一	空置院落类型	(199)
二	心理“空心化”和村庄认同弱化	(204)
第二节	“挂钉共同体”的形成	(209)
一	共同体及其衰落	(209)
二	“挂钉共同体”的形成	(212)
第三节	本章小结	(217)
第八章	系统风险的个体化与失控的生活	(219)
第一节	系统风险的个体化	(220)
一	就业状况、失业风险和高涨的消费支出	(220)

二 教育和职业获得的风险	(225)
三 养老挑战与风险	(228)
第二节 失控的生活	(234)
第三节 本章小结	(236)
结语 社会现代化 村民个体化 村庄空壳化	(237)
一 现代化的不同路径	(237)
二 制度变迁及其意外后果	(240)
三 村民个体化及其特征	(242)
四 空壳化：个体化推进下的村庄现代化形式	(244)
附表 受访者清单	(247)
附录一 一九九八年的土地承包合同	(251)
附录二 退耕还林合同书	(253)
附录三 甜水乡永红村土地流转合同	(255)
附录四 家庭赡养协议书	(258)
后记	(260)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的基本方面

一 研究缘起和意义

作为以研究为职业的研究者，为什么会选择研究此而不研究彼，为什么会用这样的理论视角和现实关注来研究这样的社会问题，或许说来都有很多机缘巧合，但正如任何事情都会有个前因后果，这就成为研究者选题的原因。

读博士前的暑假，在完成了中国西北一个中等城市城中村的调查之后，我做了一次较长时间的旅行，从青藏高原出发，到达祖国的西北边疆新疆，领略了塔里木盆地万亩枣树挂枣的壮观景象，而后到了美丽南国的江西婺源，观赏了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又到了经济发达的江苏，参观了朋友建在自家村里的工厂，最后，带着孩子回到宁夏南部六盘山脚下的老家北堡子村。

这一圈行程，到后来逐渐反思过来，几乎覆盖了中国村庄发展的诸种模式，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亲戚，依靠种植枣树，在近十年内快速致富；婺源的村庄，依靠旅游业生存；江苏的朋友，办工厂发家；而六盘山下的村庄的景象是：可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少，村落内部院落空置，房屋倒塌，人口急剧减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更少。7月、8月正是该地区的收获季节，记忆中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的收获的紧张和忙碌全然没有，留守村庄的老人们靠着墙角晒太阳，仅有的几个孩子满村子疯跑着嬉戏打闹，偶尔见到收割庄稼的中年人也慢慢悠悠地从身边走过。北堡子村属于典型的山地气候，雨热同期，在收获的季节也是雨水最多的季节，一个多星期的透雨，泥土和砖混结构为主的房子承担不了雨水的冲刷，纷纷倒塌，尤其那些久无人居住甚至无人看管

的院落和房子已一片狼藉，当一户人家的上房在大雨中轰然倒塌之后，有些并不愿离开村子的人，打起了背包，远走他乡。而那些家庭房子质量不好却又无处可去的人们，有人到住房条件较好的人家躲避，有的干脆在外搭了帐篷居住。在接下来的要不要修新房的讨论中，人们说得最多的是“盖这房子划不来，花那么大的价钱和力气，到后来都没人住了”。塌了房子的人家，最终决定不去修房，而是到县城买房子，又一户人家要彻底搬走了。

村民们在感慨：“这个村庄 30 年后或许就没有了。”我的心头阵阵疼痛，30 多年的人生，已经漂泊了十几年，而村庄如果真的消失了，我就成了无根的漂泊者，没有了生命的根基，何处寄托那偶尔袭来无法化解的深深乡愁。“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故乡的人寻找天堂”，如果没了故乡，也没有天堂，生命将失去质感和厚度，成为短暂而无常的平面人生。中国 30 多年来快速的发展，使多少人逐渐地没有了故乡，李培林说：“过去十年，中国的行政版图上，每天几乎有 70 个村落消失，每一年都有上万个村落消失。”^① 冯骥才说：“中国总共消失了 90 万个自然村，每一天消失 80—100 个村落。”^② 这些具体数据的不同可能和不同的统计方式有关，但村落的消失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村落的生命和死亡的过程不外乎四种：第一种是因为发展乡镇和村企业使得村庄逐渐变成比一般乡镇更为功能齐全的“超级村庄”，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第二种是城市近郊的农村，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被城市化，村民顺利转变为市民；第三种是通过发展新的产业而顺利转产的村庄，比如发展旅游业的婺源、丽江等；第四种是由于大量人口外流而形成的“空壳化”村庄，起初是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农村留下“386199 部队”（妇女、儿童、老人）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后来，随着各项与农民、农村相关的制度实施和小城镇建设及城镇化速度的加快，人们纷纷在城市或租房子或买房子居住，举家搬迁，村庄人口急剧减少，这样的村庄主要分布在劳动力输出地的中西部省份。从本质上说，前三种村落只是改变了形态继续存在了下去，而第四种村落则是真正意义上“消失”的村落，这些村落因为经

^①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1 页。

^② 冯骥才：《中国每天消失近百个村落，速度令人咋舌》（<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2/10-21/4263582.shtml>）。

济不发达，且经济分层不明显，村内缺乏经济能人和建立在经济成功基础上的权威，被贺雪峰称为“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①。这样的村落在中国西部的分布极为广泛，若干年后，随着村庄老人们的逝去和年轻人的离去，会因为没有任何可以保留的历史记载而成为“传说中的村落”，在中国的地图上彻底消失。随着村落的消失，进入快速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国，必将有更多的人“无根漂泊”，没有故乡可以寄托乡愁，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依托土地和自然环境而创造出来的乡村精神、社区和村落文化、地域文化，将会同时被现代性的大潮冲刷殆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引来了无数关注的目光，甚至有人断言社会科学研究“中国时代”已经到来。中国的农村研究是所有研究中研究人员最多，学科分布最多，产生成果最多也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中国的学者们努力地想在时代进程中留下点什么。在浩如烟海的农村研究中，针对发达地区的农村研究成果居多，村庄的变迁、转型，^{②③} 村民选举，村庄自治^{④⑤}等都是研究的主要关注点，而针对一个个具体村落的研究也颇多，周大鸣^⑥对南景村的研究，折晓叶^⑦对万丰村的研究，王铭铭^⑧对美法村等三个村的研究，周怡^⑨对华西村的研究，蓝宇蕴^⑩对石碑

① 贺雪峰：《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② 参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③ 参见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④ 参见胡荣《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

⑤ 参见贺雪峰《农民行动逻辑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开放时代》2007年第1期。

⑥ 参见周大鸣、高崇《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研究——广州南景村50年的变迁》，《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⑦ 参见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⑧ 参见王铭铭《村里视野里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⑨ 参见周怡《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华西村急剧分化之后的整合逻辑》，博士学位论文，香港中文大学，2004年。

⑩ 参见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村的研究等，这一系列的研究，为这些村庄的消亡或重生留下了重要的反思性史料。中国西北，传统上属于重要的农业地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实践中，产生了与东部等地区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如果说东部的发展是一个主动适应和投身市场经济并顺利地走向了现代化的发展之路的过程，西部则是一个被动地亦步亦趋跟随的过程，其后果是西部也在慢慢地被现代化的大潮所纳入，被城市化，乡村逐渐萧条、衰落甚至死去。地域上的劣势，经济上的欠发达，使得有着雄厚传统文化底蕴的西北，逐渐地在文化上也发展迟滞，西北村庄的消亡过程很少被研究者关注，成为社会科学农村社会研究涉猎较少的地域。

托夫勒在他的名著《第三次浪潮》中断言，“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以信息技术作为推动力的第三次浪潮正在发生”^①。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充满了传统守旧的西部农业地区、以较快的速度在发展的东部工业化地区和以“中关村”各种各样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及高新电子城为代表的地区，这“三种浪潮”同时并存。中国能否成为顺利而快速地进入“第三次浪潮”的国家，并不取决于“第二”和“第三”次浪潮所处的地区，而在于仍旧处于“第一次浪潮”的贫穷落后的西北农村以何种速度和何种姿态加入到这个过程中来，对西北农村地区的研究和关注，就成为使其跟上“第二”和“第三”次浪潮的基础。

研究者18岁以前居住在该村，作为一个孩子，领略了村里的长幼之序、家门有别、贫富分化，参加日常的生产劳动、嬉戏打闹，耳闻目睹村庄邻里互助、琐事纷争、风流韵事。而18岁以后，回村居住的时间非常少，回到村庄做研究，占了“家乡人类学”研究的先得之便。但正是这十几年的时间差，最初给研究者带来了“文化震惊”：（1）人口急剧减少。在选择调查时间的时候，研究者主观判断认为春节期间和麦收的7月应该是人口最多的时候，所以在不同的3个年份的这两个时间段特意回村做调查，但结果令人失望，遇到最多不到10个人是特意春节回家过节的，而只有两个人在麦收季节特意回家。整个村庄平时居住的人口不到40人，按短期的人口流动计算，村庄人口峰值在低峰30人和高峰60人之间，而

^① [美] 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